

延艺云 著

风墙

FENG QIANG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

延艺云，陕西绥德人，1956年生于西安，1982年春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，先后讲授《世界现代史》、《苏联史》、《世界档案》等课程，并担任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副主任。被聘为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理事、中国档案教育学术委员会委员，是中国档案学会、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、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、中国二战史学会等学会会员。自1979年以来，发表学术论文、译文等60余篇，出版学术专著及普及读物等9部10余个版本，并多次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、校级优秀教师奖。主要文学作品为电视连续剧《半边楼》，该剧荣获1992年度全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长篇一等奖、中央宣传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大西北电视剧特别奖等，作者亦荣获1992年“飞天奖”最佳编剧奖。

作者现为西北大学兼职教授、陕西电视台副台长、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。

第 一 章

初秋的校园，别有一番情致。朗日晴空，微风送爽，虽已近正午，但校园却静悄悄的。

随着骤然响起的下课铃声，一阵喧闹的隆隆声从各教学楼传出来。近万名大学生从教学楼群里涌出。充满朝气的男女大学生，背着书包、拎着饭盒或碗袋，三五成群，簇拥着，交谈着，戏闹着，从不同的方向向着学生食堂奔流而去。

人流中，社会学系 88 级学生钱天玄、江海天和几个同学边走边谈着，话题是正在北京进行的亚运会。钱天玄体魄健壮，身材较高，长相虽不漂亮，但粗黑的眉毛、方阔的脸庞、自信的眼神，显得挺富个性。紧随其侧的江海天是五短身材、其貌不扬、稍显木讷，但看上去挺倔强的。

同行的小张说：“歪理斯基，昨天中国队又拿了 6 块金牌。”

钱天玄有个绰号叫歪理斯基，班上男生大多如此称呼他。他对这个消息并不在意，反问道：“小日本和南朝鲜进账怎么样？”

江海天：“小日本惨着那，才三银一铜。”

说着话，大家进了大食堂。

钱天玄等人来到扯面队前排队，恰好同班同学上官久鸣等人也在前面排队。上官长得白皙清瘦，眉清目秀，高挑的个儿，戴副眼镜，斯文儒雅，是个典型的书生模样。他对身旁的同学正发议论：“昨天中国队金牌又丰收了，照这么揽，金牌第一稳拿了。”身旁几位同学纷纷称是。

钱天玄的声音从后边传过来：“赛程尚未过半，大话别说得太

早了。”

上官回头一看是钱天玄等人，目光中透出隐隐不屑，他也能觉察到钱天玄目光中的傲气。两个人似乎有一种暗暗的较量，且由来已久似的，身边的同学也有各为其“主”的味道儿。

上官：“在亚洲，中国还有资格说大话。”

钱天玄：“别忘了汉城奥运会。”

上官：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兵家自古擅长因地制宜，对吧？”
后一问是说给同学们的，立即得到旁边几位同学的附和。

同学小黄讥讽道：“连这点常识都不懂，也太嫩了点。”

钱天玄：“在家门口比赛，多拿几块金牌算不了啥英雄。”

上官：“依你，什么才算是英雄？”

钱天玄：“就冲十几亿人口说，也应该比人家超个二三十块……”

江海天：“多二三十块也顶不上足球一块金牌，要能拿了足球冠军，一块也算英雄。”

这一说，把大家的注意力顿时吸引到足球方面来了。

小张：“对了，不知道小组赛中国队出线了没有？”他话一出口就被江海天的眼神瞪得赶忙伸舌收住嘴。

钱天玄：“嘿，江海天还是老规矩，好，晚上看录像之前，谁也别谈足球。”他话音刚落，从门口闪进一个长得又高又帅、但稍嫌浮躁的男生，他也是88级社会学系的，名叫宋西安，衣着挺讲究，显然是个特别能保持自己仪态和风度的人。宋西安一见钱天玄、上官等人，立即嚷嚷着走过来：“喂，你们知道不，中国足球队小组最后一场比赛……”

江海天没容他说完，伸手就捂住了宋西安的嘴巴。

宋西安：“哎，你，你这是干嘛，脏手……”

江海天：“结果我们自己会看，不许你说。”

宋西安：“嘿，唉，说你是个犟球，还愣不信。不想听，应该捂自己的耳朵，干嘛捂人家的嘴，真是！有病怎么的？”

江海天：“你少说啊！”

宋西安没把江海天当回事，仍欲再说：“你们猜怎么着？”

江海天真急了，上前一步：“你敢说，我严正警告你！”他的脸憋得通红，眼也瞪圆了，宋西安见他真急了，一时不知该不该说，但不说又觉下不来台。所以，人软了，但嘴并没有让人。

宋西安：“你想干什么？吃人呀？”

钱天玄忙上来劝道：“算了，算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墙上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响了，一个女高音的声音：“亚运快讯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四个项目的决赛中，中国体育健儿表现不俗，再添三金四银；中国足球队在昨晚的小组赛上表现欠佳，痛失小组出线权……”听着广播，宋西安得意地笑了；江海天却气得胸脯一鼓一鼓的。

当说到中国足球队失利时，宋西安笑道：“怎么，你气不顺，还能把广播给砸了？”

话音未落，江海天猛然向前紧走两步，挥臂愤然将手中的碗掷向大喇叭。只听叭一声，那只碗正好击中大喇叭，它晃了几晃，声音变了调，但仍在说：“行家估计，如不出意外，中国队金牌总数第一将成定局。”而江海天掷出碗的同时，一低头冲出了食堂，钱天玄、上官等都没来得及劝。

广播里传来振奋人心的亚运歌曲。大家打了饭，就近找个餐桌坐下，又谈上了足球。

宋西安：“依我看，谁也犯不着为中国足球队生气，那帮饭桶，不值。”

小黄：“真丧气，这振兴足球怎么越闹越没戏了？这么大个国家，真连个足球都整不转？唉！”

上官：“关键是没抓住主要矛盾。”这句话之后没了下文，同学们有些着急，拿眼睛去催他，嘴里一边还忙着吃饭。上官嚼了嚼口中饭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这主要矛盾有三，一是教练，二是经费，三是普及率。”

宋西安，“说得也是，没好教练，那帮饭桶能帮着别人往咱自己门里踢，没经费，就没法出国打比赛练兵，这普及率要不高，尖子人才也就冒不出几个来。”

正当上官等人议论时，钱天玄在一边好一阵子没吱声，似乎冷眼观瞧，不以为然。待众人有个间隙，他却开了口：“其实，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。”他也扔下一个引子，低头吃了一口菜。大家的目光一齐转过来，盯着他。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解散，取消，甭管它就成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大家闻言惊愕不已。

钱天玄：“凡事讲个扬长避短，中国人天生不是踢球的料，何必一定要跟足球过不去？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多拿几个金牌就行了。”

上官：“足球是第一运动，民族要振兴，足球不可不争。”

钱天玄：“不见得民族振兴非踢球不可吧？美国佬的足球不一直也没冲出美洲嘛，小日本的足球不也是月下阿蒙吗？”

上官一时语塞。

宋西安：“歪道理你讲得也是金牌水平，不愧是歪理斯基。”

众人哄然一笑，这时，大广播里传来了校广播员的声音：“通知，为迎接亚运会后的旅游观光热，按市政府部署，学校决定今天下午3时搞大扫除，并组织部分年级上街打扫指定卫生区。”

钱天玄指着大广播说：“尽是馊主意，待业青年那么多不用，偏偏要浪费大学生的宝贵时间，这就是典型的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他的目光望着前方竟直愣愣不动了。

上官回首向后望去，眼神也顿时凝住了。

从大食堂的另一头，正有两个女生端着饭碗冲这边翩翩走来。她俩所经之处，使男生们的回头率陡然增加。两个女生，身材都十分苗条优美，步态轻盈，衣着也挺出众。近看，一个灵秀淡雅，一个明丽浓艳。灵秀的叫卢梦，是社会学系88级的班长；明丽的叫思瑾，与卢梦同班同宿舍。卢梦和思瑾走到钱天玄等人桌旁时，钱天玄、上官等人的目光才忙收了回来。

钱天玄：“班长来了，请坐。”他挤开小张，忙给卢梦让座。

思瑾：“让我坐哪儿？怎么就知道和班长溜？”

卢梦不及思瑾的热情奔放，面有难色，在宋西安拉思瑾坐下来的同时，轻轻坐在了上官的身边。宋西安给思瑾拨了半碗面，两人显然友情公开已久，谁也不回避谁。

卢梦：“楚老师和杨老师通知，我们班下午3点在草坪集合。”

上官见钱天玄这阵只顾点头，似乎忘了刚才的风凉话，便提问道：“要干什么？”卢梦：“上街打扫卫生。”

上官：“歪理斯基，你刚说什么来着？”

钱天玄：“没说什么，是不是，亚运会？”他一本正经地装傻。宋西安等人都偷偷笑了。

上官：“你好像说，大学生不应该上街打扫卫生，挺有道理的，再说一遍。”卢梦不解地望着他俩。

钱天玄：“你误会了。卢梦，那我们要带什么家伙不要？”他忙岔开上官的话茬。

卢梦：“学校统一给发，你们男生早点来几个人，帮我去领。”

钱天玄：“行，行，误不了。”

上官冷冷盯着钱天玄，面带不屑。

卢梦招呼思瑾一道走了。钱天玄等人也站起了身。

学生公寓。

上官久鸣正在值班室里打电话。他一手捂着话筒，声音很轻，

不时拿眼盯着门窗外，似有戒备。“不能去？嗯……明白……”

打完电话，上官走向自己宿舍时，发现对门钱天玄的宿舍里，大家都没睡，正议论着什么。上官走进自己宿舍，对宋西安说：“钱天玄刚才说得对，我们不能总是把时间浪费在扫地上。”

宋西安：“就是，我请假，你是副班长，我给你请假啦。”

上官：“你一个人不去，目标太大，小心楚老师又说你。”

宋西安：“我不怕”。

上官：“其实我也不想去。”

同宿舍的小黄等另外5个人也表态，对下午劳动持异议。

小黄：“上官，你有啥好办法？”

上官：“要是大家都不去，谁都没事。”

宋西安：“对，法不责众，我去找歪理斯基说，他别想要滑。”

说着，宋西安开门走到钱天玄的宿舍里。

宋西安：“钱天玄，你太贼了，让我们都别去，你去邀功。”

钱天玄：“我没说一定去呀。”

宋西安：“那你去了咋办？”

上官进来圆场道：“光咱们班不去也不好，让楚老师和杨老师脸上难堪，如果各班都不去，学校也没办法了。”

宋西安：“钱天玄，这事要看你的本事了，你可别装孙子啊。”

钱天玄寻思片刻：“不去就不去。这样，咱系各班由上官和你运动，外系我去跑，马上行动。”这时候，他真有点指挥才能。

大家走出宿舍，分头行动。

钱天玄和江海天敲开历史系男生宿舍，两人进屋后落座，开门见山：“你们历史系对打扫街道是怎么看的？去不去？”

屋里同学明白他的来意，相互看看，却没有开口表态。

钱天玄：“你们历史系向来能坚持真理，对问题也分析得透彻，

应该认识到打扫街道……”他发现屋里空气挺沉闷，没人真用心听他，各自忙活着自己的事。钱天玄看着江海天，强打精神又道：“咱们大学生又不是民工，想什么时候差都行，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坚决抵制无谓的劳动。”

江海天：“就，就是，对。”

屋里的几个同学，表情都很平淡，既没人反对，也没人响应。这场面，使钱天玄和江海天感到很尴尬。钱天玄站起身：“好，你们考虑考虑，我到中文系那边去看看。”

他俩向门外走去，屋里仍是一片沉静。

上官、宋西安站在女生宿舍楼一楼门厅里，等着楼上的人下来，旁边立着一个老伯，盯着他俩。

一阵脚步声，小黄和思瑾从楼上下来。

思瑾：“什么事，这么神秘？”宋西安看了老伯一眼，拉着思瑾向墙角靠了靠，然后低语着什么。老伯返身回到值班室，坐在小窗前，目光仍然控制门厅和楼梯，平静地望着这几个人。

上官上前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思瑾：“其他班的女生没表态，好像，好像有点怕似的。”

宋西安：“怎么会呢？女生平常不最烦搞卫生了吗？”

思瑾：“我哪里晓得？”

上官：“卢梦什么态度？”

思瑾：“她不知道。”

上官：“嗯……”

思瑾：“她知道了准坏事。你和钱天玄能经得住卢梦劝？”

宋西安：“就是，你俩见了卢梦就失魂落魄，活脱一对情种。”

上官：“别瞎联系。小黄，西安，咱们走。”

三个人走出女生楼，思瑾脚步轻盈地上了楼。

钱天玄、江海天又走进中文系男生宿舍，但说了半天，屋里

的7个男生面无表情，目光平缓近于麻木。

钱天玄带着江海天摔门而去。

上官和其他几个男生在钱天玄宿舍里正在议论刚才串联的情况。钱天玄一脸怨气从外边进来，江海天跟在他身后。钱天玄坐在桌子上，半晌没吱声。

上官问江海天：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
江海天：“糟透了。你们那边怎么样？”

上官：“也不理想，好像……”他摇摇头，没往下说。

屋里好一阵沉默。

宋西安耐不住问道：“歪理斯基，上官，你俩说咋办？”

大家的目光在他俩身上扫来扫去。

钱天玄有些急躁：“嗨，想不到，90年代的大学生变得这么实际，不，麻木，变得这么麻木，一盘散沙，劣根性十足！”说完，他独自倒在床上，脸冲墙，不再吭气了。

大家的目光只好去期待上官了。上官也没太好的主意，只是众望所归，有点下不来台，所以故做思考状，然后反问大家：“大家都谈谈，该怎么办好？”

没有人回答，屋里气氛挺闷。

这时思瑾从外边推门进来，“哎，都在这儿干嘛？”

宋西安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思瑾？”

江海天一见思瑾，眼也直了，人也木了，形象也温和了。

思瑾：“上官，卢梦让我通知你，派几个男生帮着领工具。”

上官：“那，那……”

思瑾：“那什么呀，你们到底决定了没有，还抵制不抵制了？”

宋西安：“现在头儿们都蔫了，八成黄了。”

思瑾：“真没用，”她瞥了钱天玄一眼，“还自称是学生领袖呢！”说着又瞥了上官一眼，露出明显的不满。

上官：“钱天玄，你起来。”

钱天玄仍躺着没动。

上官在思瑾面前略为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我看这样，大家先别去，让小黄去草坪看看，如果外班都去了，咱们也别太过了。”

宋西安：“这个主意不错。”

钱天玄猛然坐起来道：“啥好主意，不就是找个台阶下嘛，你们都去，我不去，看楚老师能毙了我？”他说着，作了一个用手指顶着太阳穴开枪的手势，然后又躺下了。

大家有些进退两难，又没了主意。

这是一幢破旧失修、拥挤不堪的宿舍楼。长长的楼道，又黑又暗，两边堆满了杂物。一个年纪约摸在三十六七岁的女教师走过长长的楼道，伸手去敲楼梯口一家屋门。这个女教师身材修长、气质不俗，两只大眼睛显得格外有神，但却透出沉稳、庄重的冷静，加上稍薄的嘴唇、略略回收的下颌和朴素大方的衣着及齐耳短发，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。随着敲门声，一个约四十岁的男教师从门里出来，他对女教师说：“楚红，到时间啦？”

楚红点点头：“杨超平，今天任务挺重，咱们早点去。”

杨超平：“嗯，就来。”他个头不高，气色不佳，虽仅约四十岁，但看着老相许多，也能看出他生活状态欠佳，老成内向。

楚红是社会学系团总支书记，杨超平是教师兼88级班主任。

两个人一同走下楼的同时，杨超平家里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厉声吩咐：“杨超平，下午早点回来，别忘了买菜！”

杨超平：“嗯！”他态度温吞吞的。

楚红不由皱了皱眉，扫了杨超平一眼。

阳光沐浴下的草坪，被古松柏包围着，秋风中，绿草轻摇，十

分宜人。

卢梦推着一辆架子车走进草坪，车上放着铁锹、扫帚、脸盆等物什。卢梦将车停好，一边从车上取下劳动工具堆在草地上，一边困惑地向远远的学生宿舍望去。她的前额渗出隐隐一层汗珠。

又有几辆架子车推进草坪，几个学生把东西卸下车，见草坪上没几个人影，不免有些嘀咕。

一个男生说：“怎么搞的，马上到点了，还不见人来。”

一个女生说：“准时也是个好习惯，你急什么？”

楚红和杨超平走过来，卢梦见老师来了，便迎了上去。

卢梦：“楚老师，杨老师，你们都去？”

楚红：“这次任务重，要精心组织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”

卢梦：“我先来借工具。说好的，3点整集合。”她很柔和平静，一点儿也没怨气。

楚红看了看手表：“还有5分钟。”

这时，其他系的班主任也陆续来到草坪。这些教师看学生如此之少，不免也要问问学生干部，但学生干部都推说还没到点。

杨超平帮卢梦把架子车推出草坪。

杨超平：“你留在这儿协助楚老师，我去还车。”他推着架子车向图书楼一侧走去。卢梦来到楚红身边，她似乎怯楚红，只微微一笑，算是礼貌，然后立在一边不言语了。

楚红又看了看表，感慨说：“现在的学生，主动进取的意识太差了。我们上学时，说2点集合去除草，刚过1点45分，人就齐了。那时候，集体荣誉感可强了。”

卢梦淡淡地一笑，算是表示认同，但并没开口附和。

楚红对周围几个教师说：“我认为，到啥时候，对学生的思想工作都不能放松，而且思想工作不能空对空，要在有组织的劳动锻炼、集体活动中进行，那才真正有效呢。”

教师中，有人轻声附和：“对，就该这样。”

这时，陆陆续续约有二三百人渐渐出现在草坪周围，这些学生似乎抱观望态度的人多，不到草坪中去。

楚红又看了看表：“到时间了，怎么搞的，还没几个人来？”

卢梦和两三个同学站在旁边，因不明就里，均没吭声。

楚红：“卢梦，你是不是都通知到了？”

卢梦点点头：“嗯，午饭时，都说了。”

楚红：“纪律观念太差了！卢梦，你们几个马上去宿舍，分头找，让大家赶快来集合。”

卢梦答应了一声，和那几个同学一道急匆匆离开草坪。

杨超平还了架子车，快步返回草坪，一见冷落情景，不由问道：“楚红，你让他们走啦？”

楚红：“没，根本就没几个人来。”

杨超平：“是、是吗？怎么搞的？”

楚红：“没一点组织纪律观念，一会儿要好好讲讲这个问题。”

杨超平：“也许睡过头了。”

楚红：“真不像话！”

杨超平似乎一点不着急，掏出烟，坐在草地上慢悠悠点燃，缓缓吐着烟雾。

这阵子，在男生宿舍里，上官六神无主，拿着本书装样子，宋西安等人也在等外面的消息。小黄一阵风似地冲进来：“喂，特大喜讯！”他脸上挂着兴奋、得意的神情。屋里人顿时来了精神。

上官第一个问：“真的？小黄，别开玩笑。”

小黄：“千真万确，草坪上连教师加一块，也就二三百人，还有一些是观望的。”

上官把书猛掷床上，兴奋难以自己：“太棒了，胜利了。”

宋西安也欢呼道：“抵抗运动万岁！”

钱天玄那屋里的几个同学闻声过来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又欢呼着奔回去。一个同学喊道：“海天，钱天玄，快起来，好消息！”

钱天玄正在床上躺着，几个人冲进来一喊，他腾地跳起来。

钱天玄：“真的没几个人去？”

小张：“真的！”

江海天在上铺坐起来，眼睛发亮：“人民终于觉醒了！”

钱天玄十分激动：“太棒了！这说明，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，唉，我怎么刚才没想到这一层！”

上官走进来，以胜利者的口吻说：“刚才你最沉不住气了，急躁是兵家大忌！”

钱天玄：“现在你说什么都行，来，咱们杀几盘，看我怎么收拾你的马后炮！”

上官：“来就来，谁怕过你臭棋篓子。”

众人围在桌旁，车马炮的战场顿时硝烟弥漫了。

草坪这边，楚红等得焦急不耐烦，不时地看表。

有个外系教师过来问：“楚红，你们系有没有一个叫钱天玄的？”

楚红：“嗯，有，怎么啦？”

外系教师：“听说他中午在学生中串联，要抵制这次劳动。”

楚红闻言大吃一惊：“什么，这是真的？”

外系教师：“好几个学生都可以证明。”

楚红顿时脸阴沉下来：“难怪这时候了还没多少人来，哼，又是钱天玄！”

杨超平坐在一边听到这话后忙站起来，他问外系教师：“会不会记错了？”

外系教师：“你们可以调查嘛。”

杨超平对楚红说：“钱天玄一个人怕没这么大本事……”

楚红：“肯定还有其他人帮他，小集团，他一贯爱搞小集团，这次串联活动，一定要查清楚，严肃处理。”

杨超平：“学生不愿参加劳动，是个认识水平问题，我看，还是要慎重，别搞过火了。”

楚红见杨超平态度消极，有些恼：“你是他的班主任，总护着他，这么做，是害他，你懂不懂？”

杨超平不善辩论，但挺固执：“反正，反正要先把情况搞清。”

楚红：“会搞清楚的。”

男生宿舍内，钱天玄和上官对弈正酣，围观者也禁不住指手划脚、连喊带叫。

这时，卢梦出现在门口，静静望着这个场面。

钱天玄一个劲催上官走棋：“跳呀，跳呀，长塔跳下去了，召仓也跳下去了，现在该轮到你了，勇敢……”他猛然发现了卢梦，不禁愣住了，嘴巴还半张着没合拢。

上官恼钱天玄嘴里振振有词，重重将马拍定在棋盘上，“走，你走……”他从钱天玄的惊愕表情中发现了问题，一扭头，也看到卢梦，上官也愣住了。

卢梦平和的目光中流露出些许困惑，她费了好大的劲才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不去集合？”

上官先回过神来：“卢梦，进来坐，进来。”他的殷勤中也有几分不知所措。

卢梦又问：“为什么还不去集合，老师都等急了。”

上官：“是，是这样，卢梦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钱天玄盯着上官，眼神闪了闪，低沉的说：“我们罢工了。”

卢梦：“什么？罢工？”

上官迅速看了钱天玄一眼，想制止他，但他偏偏要刹上官的风头，板着脸继续说着。

钱天玄：“对，是罢工。”

卢梦纯洁的眼神中露出了惊讶：“为什么？”

钱天玄：“因为我们不希望被别人看作是廉价劳动力，”

宋西安插了一嘴：“根本没价。”

钱天玄：“对，无价劳动力。”

卢梦：“可是，”

钱天玄：“可是总有些官僚主义，一方面把大量劳动力滞留不用，造成失业待业，一方面又让学生、干部、职工上街，大材小用，造成新的浪费。对这种现象，我们有责任抵制，我们要为维护学习时间而斗争。”

宋西安：“讲得好！”

卢梦：“可是，你们是在学习吗？”

钱天玄被问得支吾其词，连个完整句子也没了：“下，下象棋，专家说，象棋，能……”他两只手乱比划，但嘴巴却跟不上。

卢梦：“无理也要搅三分，真是歪理斯基！”

钱天玄彻底没词儿了。

卢梦：“请大家现在走，都去集合。”她说完扭身就走出房门，真有点柔中带刚说一不二的劲。

屋里男生傻愣着，都没了主意。

上官三步并做两步追了出去。

上官追上卢梦：“卢梦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卢梦驻足回首：“……”

上官：“你别把罢工的事告诉楚老师，就说男生不舒服……”

卢梦：“全班 14 个男生都不舒服？”

上官尴尬一笑：“你可以……可以巧妙点嘛。”

卢梦：“你让我撒谎？”

上官：“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原来我，我是准备去的，可我，确……确实有点不舒服。”

卢梦瞥了他一眼，迈步下楼，将上官甩在身后发愣。

楚红等教师仍在草坪上焦急等待。

先前派回去找人的一些学生纷纷返回，但没有带来更多的人，反而，一些在草坪附近观望的学生这时也多悄悄溜走了。

楚红问一个学生：“人呢？怎么还不来？”

这个学生支吾着说：“好像，好像有点，有点不舒服。”

楚红：“谁病了？全病了吗？”

杨超平马上关切地问：“严重吗？”

这个学生避开杨超平的目光：“不，不知道……”

楚红追问道：“是不是全班、全系的男生、女生都病了？”

杨超平：“你说啊，到底是怎么引起的？”

楚红抢过话茬：“你别傻啦，你以为他们真的都病了？”

杨超平若有所思：“也是，那……”

楚红：“肯定是在搞鬼，肯定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，肯定是钱天玄。”她一连串的肯定，情绪激动，眼中露出逼人的怨怒。

这时，外系几个教师走过来，纷纷对楚红发问：“你们那个钱天玄是怎么回事，有这么大能耐？这么搞，还怎么上街啊？”

楚红脸色阴沉，一看杨超平在一边不急不躁，她更恼了，正欲说什么，抬头看见卢梦一个人缓缓从林荫道上走入草坪。楚红的目光直逼过去，紧紧盯着卢梦。

杨超平发现楚红目光不对，顺势望过去，也看到了卢梦。

卢梦怯生生地走过来，看到楚红的目光，她微微低下头，有点像做错了事的小媳妇见了凶悍的婆婆。